

1	7
2	7
1	0



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卷之五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是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牙爪安肯行此事耶騰曰觀玄德素有殺慄之心前日圍場之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關羽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碩曰此

事不宜太速各得於心再容商議衆皆散去次日黑夜裡董承懷詔逕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董承譙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於面前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一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禮只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意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

於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
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
德問其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
股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曹操使他
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何憂哉承
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胆以
言之公何足許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
耳於是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
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玄德曰既公有匡

扶社稷之心備安不效犬馬之勞承頓首拜
謝玄德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大
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了
承曰尚容再請二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
德曰切宜緩上施謀且行事不可輕泄共議
到五更承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
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雲長曰兄不留心
於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
汝所知也雲長但閑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

馬次日閑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
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
玄德問曰有甚緊事也許褚曰不知只教我
來請玄德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
而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
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
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閑耳操仰面大笑
曰遠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
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

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
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青梅煮酒
正執同遊賢弟小亭一會以賞其情玄德心
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貯青梅一樽
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
漠上驟雨將至從人搖指天外龍掛操與玄
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
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
興雲奮江撓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

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藏於湫波之內
此龍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
與人相比發則飛升九天待志則縱橫四海
龍乃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
世之英雄果有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
愚眼目安識英雄操曰休譙胸中必有主張
玄德曰備卑叨恩相得仕於朝英雄豪傑實
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愿以世俗論
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

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
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
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
厲胆薄奸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
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
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笑
曰劉表酒色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
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曹操又
笑曰孫策藉父之名黃口孺子非英雄也玄

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大笑曰
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
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如何操鼓掌大笑曰
此皆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
倘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
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吐冲天地之志方可為
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指
自曰方今天下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備以
手中匙筋盡落於地霹靂雷声大雨驟至操

見玄德失筋便問曰為何失筋玄德荅曰聖
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
曰雷乃天地陰陽擊搏之声何為驚怕玄德
曰備自幼懼雷声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
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玄
德瞞過

詩 身外浮雲更有身 區區雷電若為神
曰 山頭只作嬰兒哭 多少人間落助人
大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

入亭前左右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
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張遼許
褚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園只
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
酒二人按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
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
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
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
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

殺了我兩個玄德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
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懼雷其理頗同曹操
奸謀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菜之
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是筋者蓋懼操言我
亦英雄矣予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懼雷
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相害也關張曰兄之
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德扶
頭正飲間人報曰滿寵去躡察袁紹而回操
召入問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寵

曰民物如去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
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退守冀州築
城圍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
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袁紹
圍者衆將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
只指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
降者瓚勢孤求於張燕暗約舉火為號內應
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城
外放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

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
放火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遂
被一火焚之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
淮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
歸帝號與袁紹始於北方登袁紹使人取
王奎術約親送到見今奔淮南欲歸河北若
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丞相作急圖之玄德
起身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
半路絕擊術可擒矣操喜曰來日奏帝使

啓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
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拿袁術玄德辭帝泣
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
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
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變豹自當馳
書相報也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
別閉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
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
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

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
慌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加考較錢糧
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
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欲絕袁術耳程
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來諫丞相
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籠入海放虎歸山
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加曰備有雄才又得
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久
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言一日縱

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
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關中學圃醉後思
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
故瞞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
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頃足曰吾彼此人
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
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於府下

關雲長襲斬車胄

要去赴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

卷五

九

遂令許褚帶領五百軍馬連夜來趕却說關
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
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繞令關張各
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近見整嚴甲兵入
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
特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蒙丞相之一語乎
你回去替我稟復丞相有程昱郭加累問我
取金帛不曾相贈因此於丞相前以說言諧

我故令汝趕來擒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此處斫汝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汝當速回善言答之許褚觀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加責之曰汝於劉備處覓金帛不從因此含冤於心每於吾前謔言譖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加以頭頓於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操笑曰既彼去矣若再追恐成怨吾不惟汝等汝等勿

卷五

疑焉二人辭去此事曹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因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號於袁紹袁紹亦有了術勢甚衰之心故令人召袁術上乃收拾人馬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上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來奪徐州玄德知袁術來到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

鋒紀靈至張飛便不答話直取紀靈兩員將
聞無十合張飛大叫一聲鎗刺紀靈於馬下
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聞玄德分兵三路
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
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欲
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來降引見曹丞
相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
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來殺
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

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迤
邐趕來袁術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群盜
所襲術乃住於江亭只有千餘衆皆老弱之
輩時當盛夏糧食已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
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
不能下喉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
安有蜜水術坐於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
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袁術已
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庐江來被徐璆

盡殺之。瑒得王璽赴許都，獻曹操，上大喜。封徐瑒為高陵太守。此時王璽歸操，却說玄德知素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業，來還徐州。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柰何。」操叱退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

旨，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於甕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言車胄奉曹公鈞命欲殺劉使君。珪曰：「吾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子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甕城

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兄知必使不入
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
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張飛曰倘
或不出如之柰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那部下
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
上開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部下張
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急請陳登議曰若
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倘或有奸詐胄
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

下荅應只怕劉備知道卽快開門看俄到
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了上
馬引一千軍出城迤過吊橋車胄大叫文遠
何在中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一
聲匹夫安敢懷心殺玄德也車胄大驚戰未
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
登亂箭射下車胄遶城而走雲長趕來本要
活捉手起一刀砍於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
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已殺之衆

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弃甲拋戈拜於地上
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具言專胄
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公若來
如之柰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
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
府尋張飛已將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
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然後興兵來問罪
將何以解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其計
如何

卷五

曹公分兵拒袁紹

玄德問陳登家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也
虎踞冀青幽并三郡帶甲軍士有百萬文官
武將不可勝數可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袁紹
處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
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
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為尚書乃康城
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二世通
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玄德遂同陳登

親往鄭玄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
孫乾往袁紹處下書袁紹備細問徐州之事
孫乾一一說了一遍呈上書紹覽畢曰劉備
滅吾兄弟當復其仇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
使不得不容耳紹曰吾聞玄德世之傑士吾
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僚商議興兵逕取許昌
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田豐諫曰兵起連
年百姓疲敝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
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

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尽提兵屯黎
陽潛營河內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遣精兵
屯札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年之中大事可
望而定也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
詐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
曹操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
難圖也細授出曰盖救乱除暴調之義兵恃
衆恃強謂之驕兵之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操
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

妙勝之策不在強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
練豈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今奔萬安之
策而興無名之兵切為明公惧之言未畢郭
圖出曰非也昔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
曹操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強軍士精練將
帥奮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所謂
天與不取反招其禍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
以亡監軍之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其應
變也愿主公從鄭尚書之言請與劉備共仗

大義勦滅操賊上合天意下順民情明公詳
之田豐沮授堅執不肯與兵審配郭圖力勸
起兵四人爭論未定忽然許攸荀諲二人自
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
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
兵救劉備滅曹操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
人素與田豐沮授不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
以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語審郭以目送
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

動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
商議與兵紹令孫乾先回書答我這裡一面
起兵你那裡亦作準備孫乾回報玄德紹令
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諲許攸為謀士顏
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該
精兵十萬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却說曹
操在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
連袁紹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
曹公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孔海太守孔融陞

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動兵來到
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
兵只可求和操問衆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
彧曰袁紹無用之人耳何必求和孔融曰先
生錯矣吾觀袁紹上廣民強田豐許攸為智
謀之士加之審配逢紀盡忠臣也又顏良文
醜勇冠三軍其餘沮授郭圖高覽張治淳于
瓊等輩皆世之名士何以袁紹為無用之徒
耳彧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

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
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
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
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
是以知袁紹無用之徒耳孔融默然操大笑
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
聽命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
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自引大軍二十
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

卷五

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
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袁紹再勸兵來
破劉備矣劉岱王忠領兵去了却說曹公引
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
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
十月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
不用其謀進相不和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
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臧
霸守把背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

大軍屯於河渡操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
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
虛打操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曹
公差人催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
處未敢擅動只得等河北消息劉岱王忠在
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併攻城你可先去王
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我和
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催使曰你兩
個拈鬮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便去分

卷五

十九

軍馬一半來攻徐州

関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軍馬來到來離城不遠請陳
登商議玄德曰袁本初雖有十萬軍兵在黎
陽爭柰謀臣不和因此不進曹操不知在何
處黎陽軍中無操認旗此城外却有他慢帳
未見端的登曰曹公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
重親自監督故不建旗號令在此設帳中間
進兵必無曹公玄德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

實飛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為人驍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玄德曰不然操雖漢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

之理也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忠答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有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閑將大怒縱馬向前忠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關

將撥馬刺斜便走忠趕來轉過山坡關公撥
馬回來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
撥回馬便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便用右手
揪住王忠勒甲縑拖下鞍轡橫担於馬上回
本陣來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赶上奪得
百十匹馬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縛縛王忠
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何
人見為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
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

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敵手
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
商議關將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
獻之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
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解和張飛曰
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
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
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
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

玄德曰只恐你壞了他性命悞我大事飛曰
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跟將去
飛引兵前進却說王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
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
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
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柵日間
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
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
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

卷五

二十二

還報劉岱張飛自使人暗地裡窺視望見過
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
放火兩路軍却裏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
見降卒身躰皆損並聽其說虛扎空寨却在
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岱後路中
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入却
不見人張飛軍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不知
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殘敗軍馬
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

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
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鹵
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
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
言語激尔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
劉岱過未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
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官待
玄德曰昨因車胄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
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

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路安敢
反朝廷也二將軍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
訴備等之事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深荷使君
不殺之恩當若丞相處方便以其兩家老小
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
軍馬送出廓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
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感沒分曉捉
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
發顛張飛睜眼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大

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
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
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
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
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
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你
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
自回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
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

卷五

二十四

兵屯小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
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將甘糜二夫人
往下邳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
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
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公尺言劉備
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爾何用喝令
左右推轉斬訖報來劉岱王忠未知性命如

何

備衡裸躰罵曹操

曹公命推出斬之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
劉岱王忠非劉備敵手故遭擒之若斬此二
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不明也操教
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
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矣張
綉劉表亦可使人招安其人未必降矣操然
其言破劉備且待凍消春暖先遣二使招安
劉表張綉操遣劉曄為使往說長綉劉曄至
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

風賈詡大喜留劉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綉
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
有使至命入校下書信亦是招安張綉問
使曰近聞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
寒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將軍有國士之
風故未相請耳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
道汝兄弟尚不能相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
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綉曰方今袁強曹弱
今毀書叱使袁紹若不當如之何詡曰不如

去從曹操綉曰先與操有仇何能收留乎謂
曰從曹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
天下其宜從一也表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
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
二也曹公五霸之志必擇私怨以明德于四
海其宜從三也惟愿將軍無疑焉張綉曰乃
聽君言請劉曄相見謂回家請劉曄與綉相
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其來結
好將軍乎於是尽醉張綉并賈詡等往許都

卷五

五

降曹公綉拜於階下操慌自扶之執其手曰
有小過失勿記於心綉再拜操與綉尽日飲
宴封綉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却
說荊州使命回說刘表懷疑不決未肯歸順
綉曰某作一書可請能言會說之士皆事必
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人乃平原人也姓禰
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物出語
傷人幾番欲荐於丞相誠恐此人冒瀆舊和
刘表交游甚厚可令此人去操使喚至礼畢

操不命坐祢衡仰面嘆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也衡曰願聞一一言其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遠之人雖蕭何陳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

守墓看坟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加可使白詞念詩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典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板築墻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艸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絮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九流三教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

可以配德為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
可與俗子談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
斬之操曰不可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
享可令祢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
融亦惶恐而退遼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
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
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祢衡自以為
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
朝賀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搗鼓舊

卷五

二十六

吏云朝賀搗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
擊鼓為漁陽三搗音節殊妙坐而聽之莫不
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破舊
衣服裸躰而立渾身皆露座客皆掩面衡乃
徐、看禰顏色不改復擊鼓三搗操叱曰廟
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此無禮
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之人操曰汝為清
潔之人何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
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

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
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
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
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
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雀鼠也令汝往荆
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為公卿衡不肯
往操教備馬三四令二人扶而去之却教手
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
曰如称衡未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

端坐衡放声大哭荀彧問曰汝為何吉行而
哭之衡曰行於死地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
吾等是死尸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
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衆欲殺之荀彧急止
之曰丞相向者比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
汚刀耳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蝶
虫耳衆恨而散衡至荆州見刘表畢雖誦德
未免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祖不通
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表曰称衡戲謔主公

何不殺之表曰柝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收
天下人之心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
以為我害賢而隔我於不義也吾今遣去見
黃祖使操知我有識也蒯越蔡瑁盡稱其善
時袁紹亦遣使至今使下於館驛次日問衆
文武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操又差柝衡在
此當從何便從事曰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
相持天下其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
敵可也如其不然願將軍擇其善者從之今

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以袁紹
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
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也此乃
萬全策也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
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曰聖違節次守節嵩
守節者也夫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所
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
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
師賜嵩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

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復得為將軍死也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辭表到許都見曹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荆州說刘表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祿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祿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彧服其高論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

也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先有此言矣刘表遂放之人報黃祖斬了祿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祿衡二人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兄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如何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矣祖大怒汝以我為泥土偶人耳遂斬之衡至死大罵不絕刘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今堊鸚鵡洲邊因此

不順曹操、在許昌聽知於衡受害大笑曰
舌劍反自誅矣使欲興兵問罪於劉表未知
若何

曹孟德三勸吉平

操便欲興兵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
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心腹而顧手足耶可
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
從之且說董承自從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
子服等商議無計所施自元旦朝賀處見

國志卷五

二十三

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
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
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
時之名醫平未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
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呼短嘆不敢
問時值元宵吉平辞去承留住二人共飲
至數十盃董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
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
曰愿聞其說服曰劉玄德結連袁紹起兵五

萬分兵十路殺未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
士二十萬從比殺未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
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
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
失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
矣承曰愿從君言隨即傳令喚家奴各人收
拾戰器承亦自披掛鎗上馬約會都在內
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衆兵皆至董
承手提寶劍從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

卷五

二十七

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霎然竟來乃
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
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
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於曹
公之門心中未嘗忘漢其終日見國舅嗟呀
不足不敢動問却總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
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
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來試我乎吾不敢
盡情告之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驚

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備細說了今謀望不成者乃刘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日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裡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腦髓總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漢朝社稷者皆在君手吉平辭而歸之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共侍妾雲英

在於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春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恨承夤夜將鉄鎖扭斷跳牆而出逃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神輯吳碩馬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白絹六尺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曹操留秦慶童於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往他方去了次日曹公詐患頭風召吉平入

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命令休美暗藏毒藥
入府操卧於床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
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銚當面煎之藥已半乾
平使上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
服平曰乘執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
儒書必知禮義平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
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
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真
藥何必先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

三國志

卷五

二十五

耳而灌之推跌於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
右將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
速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
坐於亭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
略無惧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托身於吾
門牆安敢下毒害我必是有人唆使你来你
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
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
磨問平怒曰吾欲殺汝故托身於汝門下安

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塔操怒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權量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在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權於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牢未衆官只見一具重枷、吉平於塔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

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嚙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弟你罪平日汝情過王莽後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平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坐如針毡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是不起且教羣去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叫衆官且暫留王子服吳子蘭

吳碩種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躰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柰有事相問四人下塔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諱操欲喚出慶童對証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因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十餘人如何能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殺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爲誰子服等

卷五

二十七

昔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死可知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日領千餘人巡長葦承家探知承只得出迎操曰祿何夜未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惶然橫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果指何地須臾三十獄卒推至監下比三勸吉平未知如何

曹操勒死董貴妃

吉平於堦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拔下王子服等四人矣吾已拏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不敢問操曰誰使汝藥吾來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放了你平曰天使我未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切操又問平曰你原有一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殺因賊操教取截刀未就堦下截去九指操

卷五

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也只得從實告之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人平曰汝釋吾縛吾自投同謀之人敵出操曰釋之何碍平欠身望闕拜曰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操令分其肢躰號令特建安五年春正月也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奏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逃去在

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下手他首告謀反今
來對証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
面之說以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
下皆招証明白汝尚抗拒乎承曰丞相何以
言相逼也操喚左右拏下便差二十人去董
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衣帶詔并義狀
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賤尽皆
監下休教走透一個操回府聚衆謀士操出
詔令荀彧看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

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吊其民擇有德者而立
之彧曰主公可威鎮四海號令天下者皆有
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
來以絕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
欲得正惡以示衆彧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
不誣之反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至此釋之
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
明正反逆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皆
死七百餘人城中官民無不下淚操帶劍入

宮來殺董貴妃貴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
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中正與伏皇后論
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帶
劍而入帝驚得魂魄離身操曰董承如此謀
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
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朕躬不知操曰忘了破
指脩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擒董貴妃操
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唱牽去斬之帝告
曰董貴妃五個月身孕望丞相見於操叱之

曰若非天敗吾已城門矣尚留此女為吾後
患后告曰欺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
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仇帝泣告曰乞全
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白練至於面前帝
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
操怒曰統作兒女奴態也速令武士牽出勒
死於宮門之外

詩

駭寇強臣震主威

美人魂逐落花飛

曰 目中天子同鬼戲

何處區區董貴妃

操遂喚監官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
於吾輒入宮門者腰斬之守禦不嚴者罪同
曾與董承來往者並黜退重者類入逆黨論
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官
員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撥心腹人三千充御
林軍合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戮董承
等千餘人去吾心腹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
在此數不可不誅彧曰馬騰見屯軍於西涼
未可輕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馬徐徐誘

卷五

四十一

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持節
之勢亦不可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彧曰與
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屯兵官渡常有
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救於
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
劉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養成
急難搖動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
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乎彧曰紹雖不才
田豐祖授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輩皆有奇

謀高見倘紹信之爲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見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爭奈有袁紹之憂未可動也嘉曰紹性淫而多疑未決他手下謀士各相妬忌何必憂之劉備目今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精兵一戰而可定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東征劉備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匹馬奔冀州

卷五

四十二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逕來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于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修書便遣孫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卽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上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某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下何放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也

豐曰主公如此言是何意故紹曰吾主五子
惟最小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將欲垂命吾
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曹操起兵東征許
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
下可以保萬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
勿取反招其咎某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
知如此最好爭奈我心中恍惚去之不利豐
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之中惟有此子生
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與孫乾曰汝曰

見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
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
歎曰遭此難遇之時惟有嬰兒之病失此机
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而去孫乾
見紹不肯起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
事玄德乃大笑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哥哥勿
憂兄弟獻一妙計必破曹操兵若來必然
困乏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劫寨玄德曰素
以汝爲一勇夫耳前日捉劉岱果有此妙策

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
來必然便成此計當晚去劫寨商議已定却
說曹公引大軍往小沛來正行之間任風驟
至曹公馬前忽一聲響亮大風吹折牙旗一
面操曰作恠便教軍兵且住喚謀士問吉凶
操自己主張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
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
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
牙旗旗乃青紅二色彧曰不主別事今夜劉

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人見曰適纔東
南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靜
軒有詩嘆曰

仁心帝胃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
折旗先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吾當自防之當時分兵九隊只
留一隊向前虛列營寨餘衆四面八方埋伏
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
隊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

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且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明喊聲一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入下軍馬殺來團團圍定張飛在垓心左衝右突前遮後當張飛手下兵原來舊是曹公管的軍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途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回寨進趕到張飛殺條血

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精兵當住飛尋思無路望毗陽山而走却說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棄小沛却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山寨野玄德曰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

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遂尋青
州路而去正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正
北而走樂進攔將從騎去了只說玄德匹馬
投青州一日行三百餘里當晚到青州城下
叫開門門吏問姓名了來報刺史刺史乃袁
紹之長子袁譚袁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
來速來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說
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子逃命至此袁譚
乃再拜留於館驛中住劄發書報父袁紹紹

卷五

四六

知徐州已失玄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迎
接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袁紹
離鄴郡三十里來接玄德玄德拜伏於地紹
慌答之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援其心快
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望之思玄
德答曰孤窮劉備久欲投門下奈何机緣未
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
方之士故不避羞慚敢來投掣乞收錄誓
當補報紹大喜父子相敬甚厚同居冀州且

說曹公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
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了陳登獻了徐州
曹公大軍入城安民已了隨喚衆謀士商議
取下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死據此城
務在速取如若遲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
當用何計可取下邳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接
一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即分投襲之城若
一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久林武
藝勇冠三軍吾欲得之以爲己用郭嘉曰吾
聞關公義氣深厚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
破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必降之帳
下一人出曰我與關公有一面舊交某親往
下邳說之使降若何衆皆視之乃張遼也程
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
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門則用
文遠說之關公自然歸於丞相也必用何計
以降之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遼義說關雲長

劉玄德兵敗小沛匹馬奔冀州投袁紹張飛引數十騎往碓礪山去了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各自逃難獨有關雲長保甘糜二夫人守下邳曹操在徐州責陳珪曰今爾辯無事怨你父子殺車胄之罪珪力辯無事商量取下邳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更與玄德義氣深重非智謀不可取之目今舊兵皆已投降於內亦有劉備新招徐州等處之人可暗地差遣一心腹之人只作逃回的入下邳

卷五

四八

去見關公種禍於城中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却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或擒或說可也操聽其謀選揀兵士十餘人令引誘徐州降兵數十偷出營寨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心腹留而不疑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逕來下邳搦關公戰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侯惇交戰公與惇約戰十數合撥回馬走公怒趕來惇且戰且走公約趕二

十里忽然省過提兵便回左手下徐晃右手
下許褚兩隊軍出公衝開走路兩邊伏路軍
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公當先許褚在中
夾踏弩機百對箭發如雨於是關公不得過
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又戰公殺退二人
引軍前進夏侯惇又來公戰至日晚到一座
土山公引兵占住山頭權且少歇看見營兵
緊密密擺作長蛇陣圍圍定土山公疑
之見城中火光冲天而起却是那詐降兵卒

舉火為號曹操自提大軍殺入下邳但教舉
火以惑關公之心城內軍民皆不肯動關公
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連夜衝下幾處皆被
亂箭射回人馬盡皆傷折公復回土山捱到
天曉再欲整頓下山突衝忽見一人跑馬上
山來公視之乃張遼也公迎之言曰文遠欲
來赴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
相告遂棄刀馬與公入中軍說話二人坐於
山上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也遼曰不然某

想下邳城當日兄救弟今日安得不救兄耶
公曰文遠將欲助我耶遼曰亦非也公曰既
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
未知生死衆已散失昨夜曹公已破下邳城
中軍民盡無傷害玄德家眷丞相差人護之
驚擾者斬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公怒曰此
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
速去吾當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
不爲萬世之笑耻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

得爲萬世笑耶遼曰兄今盡死其罪有三安
得不爲萬世笑乎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
曰當初刘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愿共同生
死近使君敗於小沛當戮力同心死戰沙場
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脚到之處誰
不相容兄今欲戰死倘使君復出專望于兄
兄豈不是負却孤主而背當年之誓乎誤主
喪身誠爲不義其罪一也昔者刘使君以家
眷付托於兄以爲萬全之計兄今戰死二夫

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若不守節
又屬他人此是兄負却刘使君倚托之重實
爲不義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更兼深通經
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
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
主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
不告之公況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
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必用一
死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使君音信如知何

處卽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以全
其義三者以保其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
曰兄言雖善吾有三事若丞相能從我卽當
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
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
與刘皇叔同設誓時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
帝不降曹公凡有殺戮不稟丞相二者二嫂
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
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

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然不肯降
遠賢弟急、回報張遼遂即上馬來見曹操
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爲漢之元
勳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
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
皇叔俸內加倍與之其餘是家法何必疑焉
遼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去尋之操搖
首曰此事却難從之吾養關公何用遼曰豈
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

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
雲長之不住也操曰文遠之言當也吾願從
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雲長雲長曰雖
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嫂、告
之即便來降張遼再回見曹操說了曹操傳
令教城裏外盡退三十里路荀彧曰不可恐
關公有變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
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敗兵入下邳見人民
安妥不動逕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

人聽的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乃痛哭拜於地下。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因何哭痛如此？」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於土山。兵微將寡，張遼來招安某，以此事說知曹操，允從放某入城，不會得嫂。言語未敢擅便。某思兄顏見嫂，故垂血淚。甘夫人曰：「昨日曹將軍入城，我等皆以爲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既以領諾，何必問乎？只恐以後曹丞相不容。」

三國志

卷五

五三

去尋皇叔。公曰：「嫂，放心。關某身在，必當見王丞相出語爲令。若有反悔，誰人服焉？」甘糜二夫人言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關公辭而退。遂引數十騎來降操，使將帥遠接謀士來迎。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曹操乃答禮。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丞相不殺之恩，安敢受答拜之禮？」操曰：「吾素知雲長忠義之士，安肯加害？」操乃漢相，公乃漢臣，雖名爵不等，敬公之德耳。關公曰：「文

遠代稟三事望丞相仁慈操曰某出語欲感
四海取信於天下安肯自廢關公曰吾主若
在關某雖赴諸水火必往尋之此時恐不及
辭伏為憐憫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
亂軍中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雲長拜謝
操作宴管待關公次日班師回許昌量撥軍
馬先起雲長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
引軍護送而行曹操使人供送用物飲食已
到許昌軍馬各還營寨操撥一府另與雲長

三國志

五四

居住雲長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
以守之公自居外宅三國志關羽本傳羽戰
為曹操所害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后與羽
共居一室羽避嫌疑執燭侍后以至天明正
是日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也操引
關公朝漢獻帝帝命操加官操封關公為偏
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
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于上坐比及送回
比備綾錦百匹金銀器皿俱全關公都送與
二嫂、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三日小

宴五日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及美女十人以待之雲長不能推托將所賜美女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之金銀段疋收受抄寫明白歸庫關公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之安樂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關公方敢退回操知此事愈加重待關公未嘗喜一日操見雲長所穿綠錦戰袍已舊操度其身品取異錦做戰袍一領賜之雲長受之穿於衣底上用舊袍罩之操笑

曰雲長何如此之儉公曰某非儉也操曰吾為漢相豈無一錦袍與雲長今以舊袍蔽之不亦儉乎公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常穿衣上如見兄面豈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乎故穿於上操笑曰真義士也然操口稱其義心中不悅雲長回府次日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地上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雲長乃整衣跪於內門外拜請二嫂之甘糜哭出詳雲長起來畢竟如何

雲長策馬刺顏良

公曰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與糜氏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關公曰夢境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之心想之故也請勿憂愁公乃再三寬釋正值曹操相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來見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日久哭痛不由某心不悲也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勸公飲甚醉自縛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

家而替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裹之恐其斷也如接見賓客則旋解之愚取紗錦二段作囊賜關公包每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袋垂於臂次帝問之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操見關公但得所賜未嘗歡喜忽一日操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

馬瘦操曰公馬因何瘦公曰賤軀頗重馬不堪乘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匹馬來須臾使關西漢牽至身如火炭眼似鑿鈴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吾未嘗敢騎非公不能乘連鞍奉之公拜謝操怒曰吾累賜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賜馬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

而一詞軒先生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將不降曹

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常自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回報張遼次日往見關公因共話間遼曰某存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乎公曰感激丞相待我甚厚只是吾身在此心在兄處遼曰兄言差矣凡大丈夫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吾思玄德待兄未必過

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念公曰吾足知曹公
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
方退遼曰倘玄德去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
從於地下耳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自思
曰若以實告曹公恐傷雲長性命若不實告
又恐非事君之道喟然歎曰曹公君父也雲
長兄弟也以兄弟之情而瞞君父此不忠也
寧居不義不可不忠遂入實告曹操曰雲長

卷五

五八

欲與劉備生死同處必不留也操歎曰事主
不忠其本此天下之義士也此人何時可去
操曰彼言必欲立功以報丞相方去操又曰
仁者之人也苟或曰若不教雲長立功未必
便去操曰然不言雲長事却說玄德在袁紹
處且又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有憂也玄德
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也紹曰吾欲進兵
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使商議破

曹之策田豐諫曰曹操既破徐州則許都非
空虛也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
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
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
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安業我
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
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知忘悔無及
也紹曰且待我思之紹問玄德曰田豐勸我

固守何如玄德曰弄筆書生不樂征伐坐糜
朝夕以受俸祿使將軍失其大義於天下也
紹曰玄德言者甚善遂只顧點兵田豐又入
強諫紹怒曰汝等弄文滅武使我失其大義
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也紹
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囚於獄中紹移檄州
郡數操罪惡各請相助祖授見田豐下獄乃
會典宗棟盡散家財與之言曰吾隨軍而去
勢存則汝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也哀哉

衆皆下淚送之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
白馬祖夜諫曰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
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也大軍進奔
黎陽東郡太守劉延慌告急許昌曹操悲收
拾起行關公知白馬告急欲自往遂入相府
見曹公曰聞丞相兵動某願爲前部立功以
報之操曰未敢煩將軍遠勞早晚却來相取
也關公自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
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親臨

白馬靠土山扎住遙望山前平川鵝野之地
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乃默然不
取交戰紹首將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
憲曰昔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宋
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
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遙來取良
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三合手起刀落斬
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
殺吾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逕

出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不答話交
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
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出馬與顏
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
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
昱曰吾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
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
相又愛之又疑之何不取來兩強相併如勝
則重用如敗則決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請關

卷五

六一

公公聞知來請大官遂辭二嫂二嫂曰叔今
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公曰吾專爲此事恐
急要去公上赤兔馬手執青龍刀引從者數
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請公坐定叙說顏
良勇誅二將連日諸將敗者極多勇不可當
特請雲長商議公曰容某觀其動靜操置酒
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之
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
的陣勢四方八面旗幟鎗刀森在有威乃與

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哉公答曰吾觀之
若土雞瓦犬耳言不能用之物都皆操又指曰衆
將布列旌旗節鉞人如猛虎馬似毒龍其勢
壯哉公答曰猶金弓玉矢耳言不能張弛射發亦無用之物
也操又指曰麾蓋之下持刀立馬者乃顏良
也關公舉目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相貌威
嚴關公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
曰非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中萬
軍中取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

雲長不可忽也關公曰快牽赤兔馬來奮然
上馬徑提青龍刀跑下土山來將盔取下放
於鞍前馬目圓睜垂眉直豎來到陣前河北
軍見了如波開浪裂分作兩邊放開一條大
路飛奔前來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到來
恰欲問之馬已至近雲長手起一刀刺顏良
於馬下中軍衆將心膽皆碎拋旗棄鼓而走
雲長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頭拴於馬項之下
飛身上馬提刀出陣似入無人之境河北兵

將未嘗見此神威誰敢近前良兵自亂曹軍
一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到極多關
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贊公獻首級於操
前原來顏良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丹鳳眼大如見他來投降故不准備良見關公來只道
下操曰將軍神威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
弟燕人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
囊中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

卷五

六三

摸人張翼德不可輕敵命寫於衣袍襟底以
誌之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接見紹報
說被赤面皮使大刀一勇將匹馬入陣斬顏
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帳前
祖校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
怒曰汝兄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也留爾何
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未知性命如何

雲長延津誅文醜

袁紹欲斬玄德文醜面不改色言曰明公只

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
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
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刀者卽關某也
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
德之言責祖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遂請
劉玄德上帳坐却請報顏良之讎帳下一人
應聲而進曰顏良是吾兄弟也旣被曹賊所
殺吾安得不雪其恨乎玄德看了其人身長
八尺面如顴牙山後人也姓文名醜乃河北

名將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也
吾亦與你十萬大軍便起直渡黃河追殺操
賊祖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
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
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衆皆不可還矣紹怒
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
豈不聞兵貴神速乎祖授出歎口上盈其志
不勝其功悠悠黃河之流豈能阻我乎遂統
兵出
議事玄德曰今劉備與公家大恩無以報效欲

助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
雲長的實相與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
醜曰劉玄德累敗之將於軍不利文醜乞自
去不用玄德去紹曰吾欲見玄德才能汝可
同去文醜曰既主公要此人去時某分三萬
軍教他爲後部如其無功可自治罪玄德曰
分兵最好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玄德引三
萬隨後使起且說曹操爲雲長斬了顏良倍
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壽亭侯鑄印

公曰... 侯印使張遼賞去公看...
受不受... 據公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力微
不堪... 此名爵再三辭却遼賞印回見曹操
說... 推辭不受操曰曾看印否遼曰雲長
看見印來操曰吾失計較也遂教印官別鑄
印文六字漢壽亭侯之印再使張遼送去公
視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忽聞人
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利益之
地操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操自領兵迎

之三軍皆起軍馬在前糧草在後操傳下將
令教糧草車仗盡行前去以後軍作前部先
鋒護守糧草以前部先鋒却居於後呂虔曰
糧草在前而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
多被標掠吾故令在前也虔曰倘遇敵軍守
糧者又不敢戰必誤大事操曰吾料敵軍到
時却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
河塹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
人看時人報河壯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營棄

卷五

六

糧草俱被趕散後軍又遠將如之何眾人商
議要退守白馬操教退軍河北又斷其路軍
皆散亂操以鞭指南阜可避之人馬急奔土
阜操令人馬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
醜軍掩至衆將曰賊至奈何可急收馬匹退
回白馬一人惡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退
之耶操視之乃荀攸也操惡以目視荀攸而
笑攸知其意而不復言文醜軍既得車仗又
來捨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離亂曹操却令

軍將一齊下土阜來擊之文醜軍大亂原來
過此只顧取物無心廝殺曹操人馬圍裹將
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過
不住撥回馬走操在土阜上指日文醜在河
北爲名將誰可擒之二將飛馬出去操視之
乃張遼徐晃也二將追趕至近大叫文醜休
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拈弓
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來遼
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

卷五

怒再趕坐下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戰
馬踣倒前蹄張遼落馬文醜策馬前來徐晃
急輪大斧截住廝殺二將戰三十合張遼去
遠徐晃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撥回馬走
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軍馬旗號翻翻
一將當頭提刀出馬而來乃漢壽亭侯關雲
長也大喝一聲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二
合文醜心怯撥回馬遶河而走關公馬是千
里駒騎早起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

馬來後有詩替關公誅文醜詩曰

誓把功勳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虎豹用
命統貔貅白馬顏良死延津文醜休英雄
誰可以不負壽亭侯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刀砍了文醜大驅四
下人馬掩殺河北軍落水復奪輜重馬匹雲
長引數騎耀武揚威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
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
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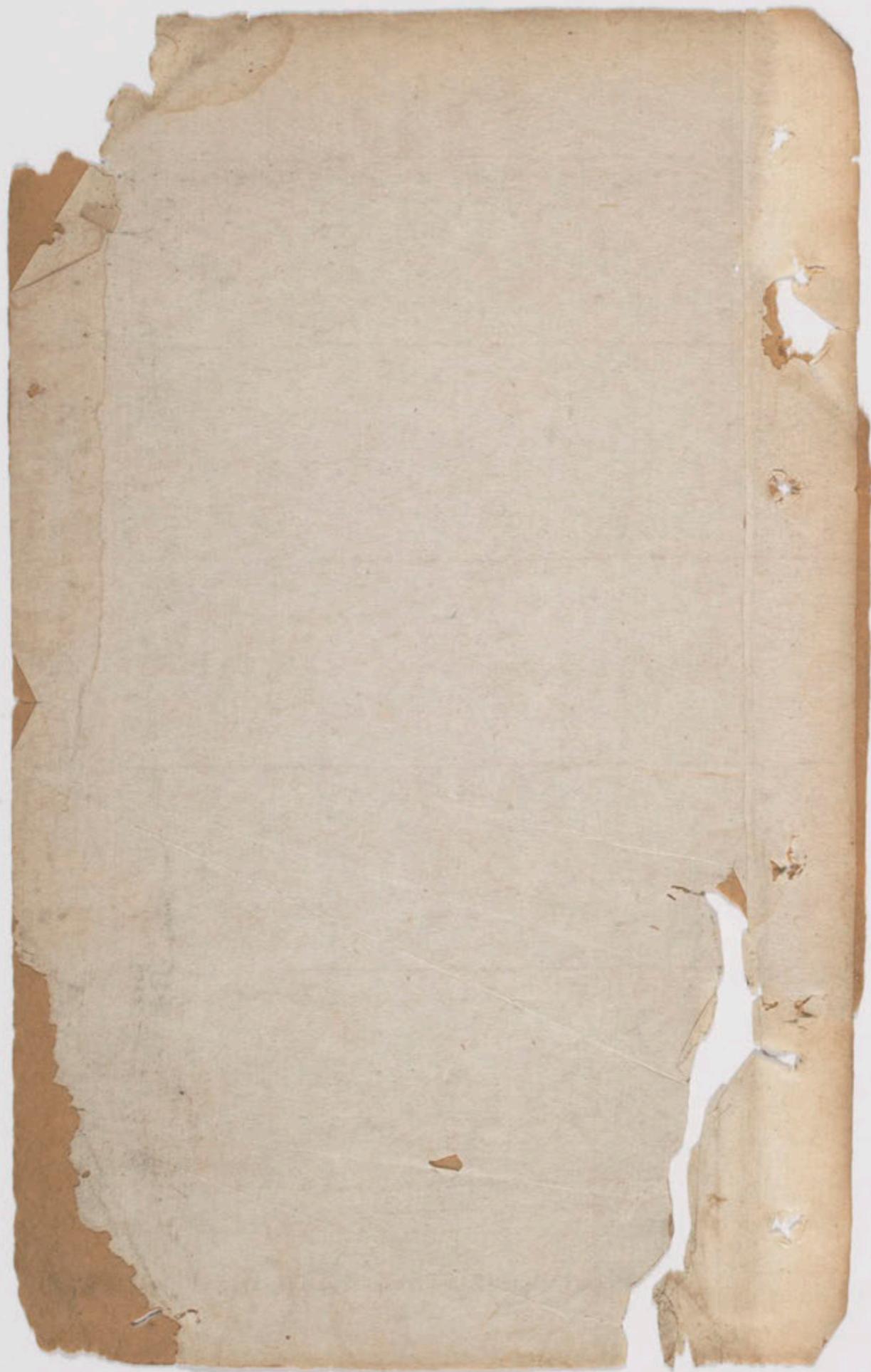
德慌忙躍馬來看隔河看見一簇人馬往來
如飛衆皆言曰此正是也玄德見征塵中一
面旗上寫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
天地曰原來我兄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去相
見被曹兵大勢擁來只得收敗軍回去袁紹
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有郭圖審配入見袁
紹說今番文醜又是關某壞了劉玄德佯推
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人報
玄德至紹令推轉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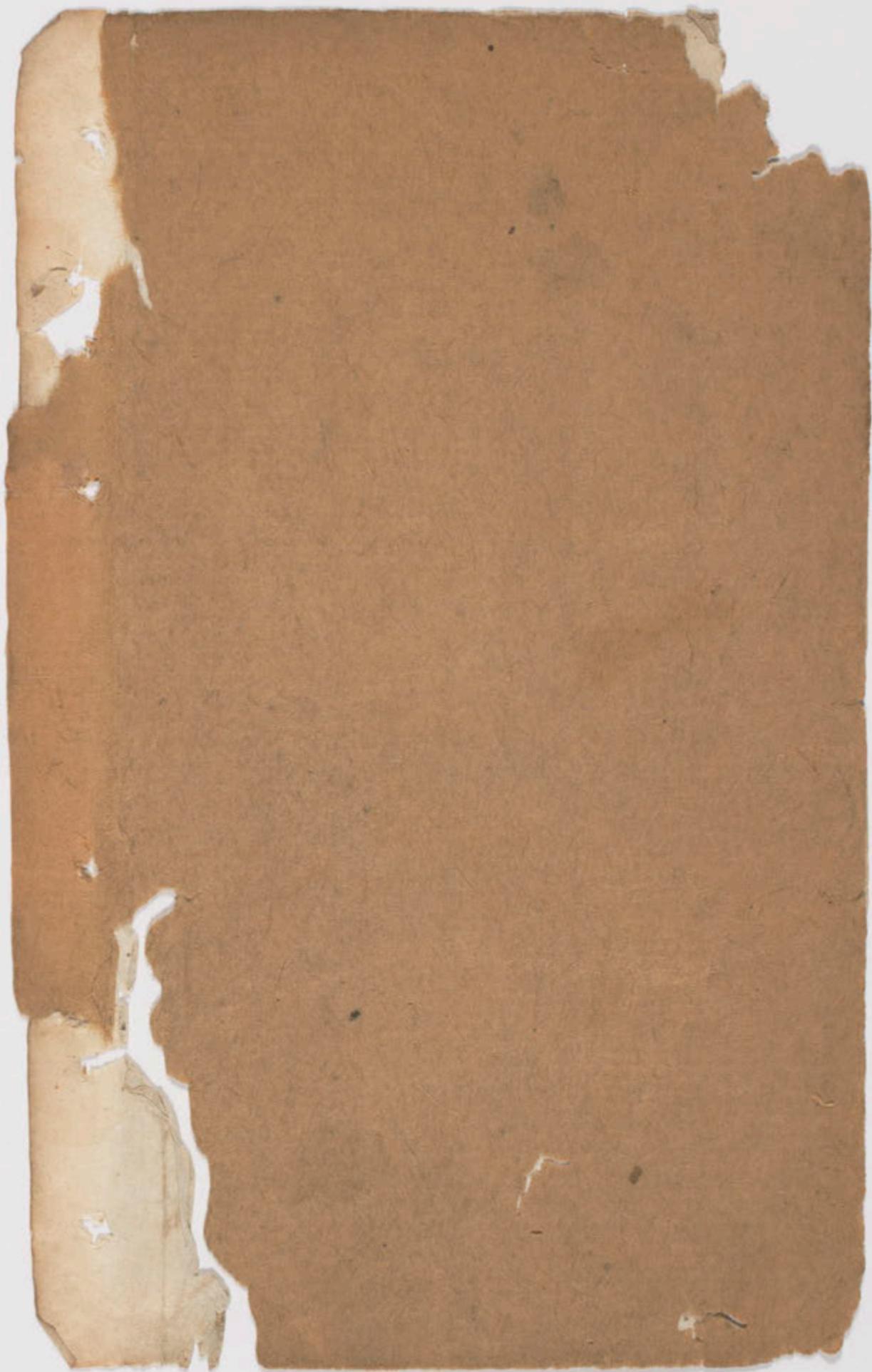
曰你故使關公又壞吾一員大將玄德曰容
伸一言而死今曹操素懼刘备七雖潰散必
有復讎之日今知備在明公之處恐其協力
攻曹特使關某誅殺二將公知必怒不肯助
兵此是借公之手而殺刘备也斷絕讎人願
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使我
受害賢之惡名耳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
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
令一心腹人持一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刘备

消息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
顏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言曰吾得雲
長勝顏良文醜復生也商議修書未有人去
紹令退軍於武陽結營連絡數十里按兵不
動操令夏侯惇總兵守官渡隘口操班師回
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席上曹操與呂
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
惟荀公遠知吾心耳衆皆服其論正飲宴間
忽有人報汝南有黃巾刘辟龔都其是猖獗

曹洪果戰不利乞撥勇將精兵救之雲長聞
言乃進前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去破汝南
賊寇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賞何故又
欲征進公答曰關某久聞必生疾病願再一
行曹操壯之點軍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
次日便行荀彧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
消息必去不可令頻出軍操曰今次收功吾
再不教臨敵矣雲長領兵往汝南進發敵軍
相迎扎住營寨當夜營外擊了兩個細作人

來雲長視之內中認的一人只因此處起真
教兄弟再得聚會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
分解





哨誤將兩院夫人劫掠上山吾
大漢劉皇叔夫人吾即拜於
爲說將軍盛德吾欲送下山
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
夫人何在化曰恐傷害留在
取下山不時百餘人簇擁車仗
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嫂嫂
之罪也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
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

右曰杜遠劫上山去要就與廖化各分一
爲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
被廖化殺之關公聽言遂來拜謝廖化欲以
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
之類若用爲伴人必耻笑關
厚因心爭奈曾與曹公說誓願
相逢必當重謝廖化拜送
化拜別目引人伴投山谷
出祁山用爲雲長將曹操贈
將甚有功蹟

隨車仗而行漸漸天晚投一旅

出迎鬚髮皆白問曰來的將

公向前施禮言曰吾乃劉

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

是老人大喜便請入庄關公

人老人喚妻女出請甘糜二主

堂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

關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曰公異姓

何如此之敬也關公曰某曾共劉玄德張翼

德結義兄弟誓同生死二嫂相從於兵甲之

中未嘗敢缺禮老人曰將軍天下之義士也

遂教妻女於草堂上相待二夫人老人於小

齋款待關公關公問姓名老

華桓帝朝時為議郎致仕歸

班在滎陽太守王植下相從

處經過就付書與小兒相

遂言以辭曹公之事胡華感

夫人宿於正房關公秉燭而坐

車上草夫

姓胡名

華饋送飲饌關公請二嫂上車
甲提刀上馬投洛陽來前至
把關將姓孔名秀是曹操
兵在嶺上把隘此是三州隘
上嶺嶺上軍士報知孔秀
關公下馬關公只得下馬與
將軍何往公曰已辭曹相特往河北尋兄劉
玄德去秀曰河北袁紹正是曹丞相對頭將
軍此去必有來文公曰因行慌速不曾討得

卷六

十五

孔秀曰若無來文將軍且在關下待我差人
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汝去稟候了
我行程秀曰一日不稟要住一日一年不稟
要住一年雲長怒曰汝何相
所拘不得不如此當今亂世
若無文憑枉說英雄雲長曰
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
怒欲殺孔秀孔秀閉關而去
分解

閔雲長五閔斬將

孔秀慌忙退入閔去緊閉上
各披掛手執軍器分布左
綽鎗上馬放開閔門大喝曰
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
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
秀屍橫馬下血濺長空衆軍便走閔公曰軍
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衆
軍拜於馬前公曰借汝衆軍之口往許都告

卷六

十六

訴丞相尚與吾親自餞行孔秀故相攔截欲
殺害吾吾故殺之先請二夫人車仗出閔望
洛陽進發原來先有軍士去洛陽報知太守
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手下
既無丞相文憑卽係私行其
責韓福曰閔公勇猛難以迎
且被誅只可設計擒之孟
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軍
於高阜處用暗箭射之埋伏兵

五坦曰
罪

關將墜下馬卽擒之解赴許都
議了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
擺列關口這關是平地上
來奸細公見豎立旗號密布
弓插箭立馬揮鞭問來者
上欠身施禮言曰吾壽亭侯
韓福曰汝有曹丞相來文否關公曰事冗不
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故都專
一盤詰往來奸細汝無文憑卽係逃竄關公

於馬

借過路

卷六

十七

怒曰東嶺孔秀被吾斬之汝等當吾欲尋死
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
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
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
引關公不想他馬名赤兔
星早馬尾相交趕上腦後只
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
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口拔
赤馬還奔韓福散眾軍韓福

飛

望誘

公手起帶頭連肩斬於馬下
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
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
姓卜名喜善使流星銀原是
投曹操撥來守關早有人報
了韓福卜喜尋思一計就關前
國寺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董卓時廢了曹
操使韓福重修卜喜就寺中埋伏下刀斧手
二百餘人約擊盞為號要害雲長卜喜離

寺名鎮
公殺

迎接關公公見卜喜殷勤下馬相見喜曰將
軍名震天下誰不仰視今歸皇叔以全大義
雲長訴斬孔秀韓福之事卜喜曰將軍殺的
是也某見丞相替稟裏曲關公
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
近本寺有僧三十餘人數內
同鄉法名普淨長老長老只
與關公問訊關公答之淨長老
東幾年關公曰近二十年矣淨

同上馬
出

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

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卞喜

里故事只恐走泄叱之曰

汝僧人何多言也雲長曰不

安得不相叙舊情長老請

曰二嫂在車上可先獻茶長老

夫人請關公入方丈長老以手携挈戒刀以

目顧盼關公會其意喚左右將刀近側卞喜

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見壁衣之後多人

卷六

十九

密布皆製劍在手關公曰卞君請關某是好

意也是反意也卞喜曰安得不敬乎關公於

壁衣中窺望見一羣刀斧于關公大喝曰卞

喜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

叫左右下手數內有膽大者

關公砍之卞喜下堂遶廊而

大刀來趕卞喜暗取飛槌

刀背隔闔槌趕將入去一刀

廊下關公急來看二嫂早有

事泄大

被

見關公來四散奔走關公皆見
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之害
行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
雲遊後會有期將軍保重普淨
送車仗往滎陽進發滎陽太守
福是兩親家比及雲長來到韓福家先使人
通報了雲長來了王植使人守住關口把關
吏問了姓名來報王植王植喜笑相迎雲長
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

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
未遲雲長見王植意甚殷勤遂請二嫂入城
驛庭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雲長曰
尊嫂在上不敢飲酒植堅請公不出飲饌皆
送至館驛關公見於路辛苦請入正房歇
定從者各自安歇飽喂赤兔馬
匹關公亦解甲少歇却說王
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
并守把關隘將校死罪不輕此

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
先燒斷外門四圍放火不問日
今夜二更舉事吾亦自引一
領了言語便去點軍各人要火
乾柴引燥之物先搬於館驛門
我不識關雲長模樣如何當往觀之胡班至
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
觀書者是也胡班往觀見關公左手綽髯凭
几於燈下看書班見了大驚曰真天人也語

卷六

二十一

言頗高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下
從事胡班雲長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
否班曰華乃班之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
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此誤害忠良遂入
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令四面一
千火把約二更放火胡班今去
收拾出城雲長大驚慌忙披
掛提刀上馬盡出館驛衣
火把聽候急來到城邊只見

催人伴急速出城胡班還去故
到數里背後人馬趕來當先
休走關公勒住馬大罵匹夫

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

逕來奔雲長被關公一刀攔腰

馬皆散關公不趕自隨車仗催促行程公感

胡班不已後胡班被王植家人所殺行至滑州界首有人

報與劉延延慌忙引數十騎出廓而迎關公

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今欲

卷六

何往公曰辭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

紹處紹乃是丞相讎人如何容公去關公曰

昔日曾言定來劉延曰即今黃河渡口關隘

夏侯惇部下秦琪據守只恐不容將軍過渡

關公告劉延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

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

亦曾與足下解危今日求一

也延曰只恐夏侯惇將軍知

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

琪寨邊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
壽亭侯關某是也琪曰今欲
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敬
丞相明交何在公曰吾不受他節制有
交琪曰吾奉夏侯惇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
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吾於
路斬截攔者麼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也
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秦
琪大怒從馬持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

合關公青龍刀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
已死餘者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
士急舉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黃河往
北進發便是袁紹地面關公所歷關隘五處
斬將六員故曰關公五關斬將關公馬上自
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遂也曹公
知之必懷痛恨看承我無恩
不已正行之間忽見一騎自
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來者乃

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汝南歸
辟龔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回
破曹之計不想河北諸將謀士各相猜忌
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
奪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知雲長欲回必然
陷害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
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三日了怕雲長不
知去到袁紹處恐落在彀中故遣某於路迎
接來幸於此得見雲長公可就往汝南與皇

叔相會雲長教孫乾拜夫人夫人問其動靜
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今幸脫身往
汝南去了公宜速行衆皆掩面垂淚雲長依
此言不投河北去逕取汝南來正行之間背
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
叫關公休走畢竟如何

雲長擣鼓斬蔡陽

却說雲長與孫乾保二嫂向汝南路行忽然
間背後夏侯惇趕來約有三百餘騎雲長急

令孫乾保車仗一面行遂勒回馬接住刀而言曰汝來趕吾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又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特來擒汝早下馬受縛雲長曰未降漢時吾曾說應有殺伐不須稟問於路守把將校生事攔截吾皆斬之惇曰吾與秦琪報讐相馬挺鎗欲出背後一騎飛到大叫不可與關將交戰關公亦按轡不動來使懷中取出公文於馬上大叫丞相憐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

關隘攔截故遣某持賁文書遍行諸處也惇曰關公於路殺把關隘將丞相知否來使曰未知惇曰活捉將去見丞相等丞相自放他關公大怒曰吾不斬汝非丈夫也拍馬輪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出迎兩馬相交約戰二十合又一飛騎至大叫曰二將軍罷戰各自分開夏侯惇問曰汝來何故使者曰曹丞相恐於路阻當關將軍特來告報惇曰丞相知他於路殺把關將否使臣曰未知也惇曰如

此不可放去兩將又戰到十餘合又一騎到
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在陣前便問使臣曰丞
相教擒關某乎使者曰非也丞相三次使人
來說誠恐路上人阻當關將軍故送公文教
行惇曰既未知殺人必要擒下指揮手下馬
軍團團圍住休教走脫背後馬軍齊來關公
愈增精神聲如巨雷來衝陣勢夏侯惇挺鎗
來迎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叫原讓雲長休得
爭戰衆皆視之乃張遼也俱各失驚二人勒

住馬長遂近前言曰奉丞相鈞令因雲長殺
了孔秀恐有阻當特差我來教於路關隘任
便放行夏侯惇曰秦琪是蔡陽外甥蔡陽是
我舉薦他見丞相他將秦琪分付在我處你
今將他無罪斬之於理恐有不然遼曰我見
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美滿教關雲長去
不可廢丞相寬洪之意惇教軍馬退去張遼
曰雲長今往何處關公曰兄長不在袁紹處
吾今往普天下尋之遼曰未知下落且再回

見丞相若何。關公曰：「既已告辭，安有復去之理？」文遠回許都，借言請罪。二人分別。張遼與夏侯惇自領軍回去。雲長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遇晚隨處投宿。行了數日，正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遙望岡邊一所庄院，關公先往借宿。庄主出迎，關公言來意。畢，庄主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與關公、孫乾三人於草堂

飲酒一邊烘焙行李。一面喂養馬匹。到黃昏時候，見一後生引數人入庄，逕奔草堂而來。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關公問之。常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答曰：「射獵方回，常流淚言曰：『老夫世本儒流，因天下荒亂，隱居務農。一生止有此子，不習儒業，惟務遊獵為樂。是家門大不幸也。』」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是棄文就武，善熟弓馬，亦可以取功名。何不幸也？」常曰：「他輩若是肯習武藝，亦是幸也。此子專務

遊蕩無所不爲關公亦嘆息良久郭常相陪
至更深各人歇去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曰
此人如此之賢此子如此之愚乃天意之不
齊也孫乾曰瞽聵至頑而生虞舜自古有之
二人叙論片時間方纔就寢忽聞後院馬嘶
人開關公提劍往視之見郭常之子踢倒在
地從者與庄客相打關公問之從者曰此人
來盜赤兔馬捧出欲備鞍被馬一脚踢倒叫
喚方知其事我衆人趕起來奪馬庄客盡來

卷六

二十八

劫奪因此相打孫乾勸關公殺之公責之曰
吾獨行天下全仗此馬汝欲盜之是絕吾去
路矣恰待殺之郭常奔至告曰不肖之子爲
此逆事罪今萬死奈老妻素愛此子公若殺
之吾老妻必憂悶死矣望將軍仁慈寬恕幸
甚關公平生是仗義之人思此老人曾實訴
告故釋之而不殺坐以待旦平明收拾行李
郭常夫婦拜於堂前謝曰辱子冒瀆虎威深
感將軍哀憐之恩關公令喚出吾以善言慰

之郭常曰辱子四更時分又引數箇無徒不知何處去了乃常前生之冤業也關公謝郭常請二嫂上車公與孫乾離庄並馬取山路而行行不到三十里前無村房後無店舍只見山背後兩馬引着百餘人來爲首者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者乃郭常之子也攔住去路爲首者大呼曰吾乃天公將軍張角部下大將裴元超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狂猾匹夫汝從張角爲盜

還知劉關張三人兄弟名字麼爲首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不識其面汝何人也關公乃停刀解開髭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採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關公問姓名告曰裴元超也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報道有一客人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庄上投宿故教某來強奪此馬不想却是關爺命可殺此人以正其罪不干小人之事關公曰吾看郭

常相敬甚厚不忍殺之就馬前放回其人抱
頭鼠竄而去雲長曰汝不識吾何以知名裴
元超曰離此二十餘里新版有一卧牛山山
上有一閩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
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
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
名恨無門路相見雲長歎曰山林之中亦有
信義之士爲盜耳今後可去邪歸正勿陷此
身元超拜謝恰欲分別遙望見一虎人馬來

到元超曰此必周倉也立馬待之果是周倉
周倉見雲長下馬俯伏於道傍雲長教請起
言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
張寶處曾識尊公恨失身於賊寇之內不得
相隨今日天賜機會得拜於此願將軍不棄
收留周倉願爲軍前一小卒早晚執鞭墜鏡
死亦甘心雲長曰汝願隨吾汝手下人伴若
何周倉曰聽其自便願隨者從之隨問一聲
皆願歸順雲長遂下馬於陣前稟問二嫂甘

夫人曰叔叔自離許昌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曾要軍馬相隨前者廖化叔尚卻之今又容爲盜者相從恐惹人議論我女輩淺見叔自斟量雲長曰尊嫂之言是也遂回周倉曰非閑某寡情奈二夫人未順汝等且回山中寧耐吾尋見兄長必來相招也周倉頓首而告曰倉乃一龕鹵匹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似此等英雄錯過別無門路也如將軍不容衆隨令盡跟裴元

超去某步行跟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雲長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隨又且何妨雲長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起元起曰哥哥跟將軍去弟亦願隨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汝可權時領料我且跟隨將軍去但有住扎處便來取你裴元起快快而別周倉跟去雲長別元起而行前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將至界口正行之間遙望相近山城問土居人此何處也土人答曰此名古城數

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
縣官趕逐他處去了此人在古城中招軍買
馬積草屯糧聚了四五千入四遠無人敢當
關公喜曰自徐州失散今已半年誰想兄弟
在此先令孫乾於城中報說教接嫂嫂却說
張飛自碓礪山中飄蕩落草待投河北去路
經古城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就殺入去奪
了縣印縣官皆逃張飛就此安身忽見孫乾
便問其故乾說劉皇叔離了袁紹處投汝南

劉辟處會合人馬今關將軍離了許都請將
軍出廓迎接張飛聽罷也不回言隨即披掛
持丈入神矛飛身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此
門雲長望見翼德到來喜不自勝刀付周倉
接了拍馬來迎張飛圓睜環眼到豎虎鬚聲
若雷吼揮矛望雲長便戳雲長大驚慌閃過
鎗便叫兄弟如何忘了桃園結義飛喝曰你
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雲長曰我如
何無義飛曰你既順了曹操封爲壽亭侯自

享富貴今又來賺我我兩箇并箇你死我活
雲長曰你原來也不知我也難說見有着嫂
嫂在此你自請問甘糜二夫人聽得揭簾而
呼曰翼德叔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休恠我
殺負義的人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雲長並
不知你等下落不得已而降漢不降曹今知
你哥哥在袁紹軍中故千里獨行送我到此
你休錯見了張飛曰大丈夫在世豈有事二
主之禮嫂嫂你休被他瞞過了甘夫人曰在

下邳時出於無奈飛曰寧死而不辱你既降
曹有何面目相見雲長曰兄弟你屈了我心
孫乾曰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
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雲長曰我若捉
你須帶人馬來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
來也雲長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
到上面風吹動曹操軍馬旗號張飛大怒曰
尚敢支吾使丈夫矛撻來雲長急止曰兄弟
且住你看我斬來將以表我真心張飛曰你

既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要你斬來將只
見曹軍擺開祭陽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
猛見雲長披掛了拍馬前來陣前喝曰來將
何人答曰我祭陽是也你殺吾外甥秦琪你
原來在這裏吾奉丞相鈞命特來捉你若捉
住你我便封壽亭侯叫一聲擂鼓鼓纔舉動
雲長早勝到面前一通鼓未盡雲長舉刀起
處祭陽頭已落地張飛見了大喜衆軍便走
雲長趕上活捉祭陽執認旗的過來取問消

息其餘潰散拏認旗的軍告說祭陽知道將
軍殺了他外甥心中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
交戰報讎曹丞相不肯故差他往汝南攻劉
辟不想這裏遇着將軍言畢雲長教去張飛
前告說實事飛問小卒曰雲長在許昌行止
若何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飛方纔信
實却來車前與二嫂施禮城中又來報說城
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
飛心中疑慮就便領軍轉城來迎畢竟是誰

下回便見

劉元德古城聚義

關公斬了蔡陽敗殘軍自奔回許昌張飛方
纔實信忽報城南有數十騎到張飛便轉出
城來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
張飛滾鞍下馬飛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
亦下馬來竺曰自從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
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
主公在於河北並不知將軍來此昨者道上

卷六

三五

遇見一夥客人言說有箇姓張的將軍如此
模樣見今據守古城吾兄弟斟量必是將軍
故來尋訪幸得相見飛曰雲長送二嫂今日
方到孫乾亦到已知哥哥下落糜竺昆仲大
喜同來飛遂迎請二嫂進城衆各解甲請二
夫人入衙坐定衆人悲哭拜於階下二夫人
傷感不已張飛却纔備問仔細甘夫人說雲
長前後歷過之事張飛方哭祭拜雲長飛等
各言其事已畢乃殺豬羊賀喜雲長曰兄長

未到甚酒食能充肺腹耶孫乾曰此去汝南不遠明日共往取之當日權且將息次日雲長孫乾二人分付衆人皆在古城等候二人引十數騎從者逕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處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再回河北袁紹處商議三日前去了雲長怏怏不樂孫乾曰將軍休憂只用這一番驅馳再往袁紹處走一遭報知皇叔同到古城便了雲長辭了劉辟龔都回還古

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欲自往雲長曰有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取兄汝可堅守古城飛曰汝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雲長曰汝但放心見機而變收拾二十餘騎隨行雲長喚周倉曰卧牛山裴元超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有五百餘人馬四五十匹雲長曰我等抄近路去取兄長你可去往卧牛山招此一路人馬於大路上接來勿得有慢周倉欣然上馬而去雲

長孫乾投冀州來將至界口孫乾曰將軍只在此間尋箇去處歇宿某自入境見皇叔報知便求脫身之計雲長於道左見一坐村庄獨往覓宿庄上一人出迎關將實告之庄上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將軍大名今得瞻拜如撓雲霧而見青天隨喚二子出拜雲長曰二子何名答曰長男關寧學讀書次男關平學武藝關定遂留雲長在庄人伴盡藏於家孫乾匹馬逕來冀州入見玄德把上項事說

知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投奔袁紹可暗請來密處商議簡雍到與孫乾相見共議脫身之術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可請親往荊州結連劉表共破曹操主公乘此而去可也雍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可以結為唇齒共破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結好此人此人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之兄備往說之必無阻矣紹曰若得劉表勝

劉辟多矣遂教玄德行紹又曰近有人說汝兄弟關雲長已離曹操必來尋汝吾欲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吾弟雲長乃一虎也若失二鹿得一虎是可以拒曹何故欲殺之紹笑曰吾實愛之故戲言耳汝可使人紹之玄德曰卽遣孫乾去召之紹大喜玄德出簡雍曰劉玄德此去必不回矣紹曰當如之何雍曰某願同行一者同說劉表二者監住劉備紹曰甚妙却

說玄德先教孫乾行次日來辭袁紹曰恐汝隻身難成吾使簡雍相輔同往玄德與簡雍同辭袁紹上馬出城郭圖入長紹曰劉備前者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與簡雍去說劉表此行必不回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曰有見識也郭圖嗟呀而出玄德簡雍行出界首孫乾接着同至關定家雲長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雲長曰此人與弟同姓欲令次

子跟弟同去玄德曰年幾何關定答曰次子
關平年一十八歲玄德曰既長者有心令子
跟雲長吾弟又無子嗣某願求令嗣與雲長
爲嗣若何關定曰若蒙主盟願聽嚴令玄德
致謝關平自此以雲長爲父玄德恐袁紹追
之慙收拾行關定送了一程雲長教取路往
卧牛山來正行之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
傷而來雲長引見玄德玄德問其故倉曰自
到卧牛山誰想有一將軍騎而來與裴元起

交鋒只一合戳死裴元起盡數招降人伴占
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止有這幾個過
來餘者懼怕不敢擅離倉親自與他交戰被
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逕來專待主公
玄德問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
其雄壯不知姓名雲長縱馬提刀在前玄德
在後逕按卧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喊叫那員
將全副披掛挺鎗縱馬引衆人下山玄德揮
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員將

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傍衆皆一齊下馬
迎之乃真定常山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玄
德問其所來雲曰自離主公公孫瓚不從直
諫以致喪敗放火自焚袁紹節次招諭雲
想紹非成立之人棄而遂投北方後知主公
在袁紹處欲來相投又恐袁紹見怪四海飄
零無容身之地因從此處過裴元超下山來
奪吾馬匹雲就殺之借此安身今知張翼德
在古城又欲投之恐其非實今天幸得遇主

公正應昨夜之佳夢也玄德大喜盡訴從前
之事玄德曰吾一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
情誰想今日相遇雲曰雲奔四方尋主事之
未有真主今隨皇叔大稱平生雖肝膽塗地
無少恨矣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
玄德前赴古城來張飛糜竺糜芳聞知出廓
迎接各相拜訴二夫人出言雲長之德玄德
感嘆不盡乃殺牛宰馬大作聚義筵會先拜
謝天地遍勞諸軍衆皆歡悅文武仍舊相聚

又添子龍玄德歡喜無限連飲數日以慶賀
兄弟再見之喜古城聚義時有玄德關張趙
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周倉關平共馬步軍
校四五千入玄德尚議欲棄古城去守汝南
又值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玄德遂起軍前赴
汝南住扎招軍買馬漸自岬嶮却說袁紹見
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諫曰不可
劉備乃疥癬之疾耳曹操乃是勅敵不可不
先除也劉表雖兵精糧足不足為強江東孫
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士有周瑜張昭
之輩武將有程普黃蓋之徒積糧有五七年
甲兵有數十萬可使人結好共破曹操南北
相攻唾手可得紹從其論即時修書遣陳震
為使來會孫策合兵破曹操還是如何

孫策怒斬于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
冬為襲取廬江收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勳豫
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紘前往

許昌上表表曰

臣計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陣于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竟

三國志卷六

卷六

四

用命越渡重壑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刃所截欲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郎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六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擒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鷓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欲持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

人持鎗帶弓立於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
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
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拗孫策
大喝一聲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
忽墜止存劍靶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
孫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寶雕弓回射
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上
亂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王人
報讎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
三國志卷六

四四

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
程普引數騎至將許貢家客三人砍爲肉泥
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用刀割袍勒
之救回吳會養病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
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醫者言
曰箭頭上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
得妄動若怒氣冲激其瘡難治孫策爲人平
生性急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日忽
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及懼

許有罪得效微勤謹表奏聞伏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策
強盛乃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
女配孫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
許昌孫策此時欲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
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
使上表於漢帝其表之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以還
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

國志卷六

四二

忠當速制之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策觀
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孫策責之曰汝欲送
吾於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示
之貢無言可對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小盡
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讎恨無其
使孫策專好遊獵一日引軍會獵於丹徒之
西山中趕起羣鹿各爭趕射策騎五花馬急
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

怕主公長歎曰御兒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
下謀士遠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
主公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
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嘉對
曹丞相言說孫策不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
百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
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爲強暴之
鬼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策聽之大怒曰
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操之謀也吾誓取

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昭諫
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因一時之忿
自輕千金之軀策曰匹夫料我吾誓難容取
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主公瘡可而議之未
爲晚矣正語間忽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
結爲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於
城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
見諸將互相耳語紛々下樓策怖而問之左
右客曰有下神仙吉今從樓下而過諸將皆

往拜之策起身凭欄望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手執過頭藜杖立于當道上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爲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劍左右不得已走

下樓去推于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煽惑人心耶于吉答曰貧道瑯琊宮崇詣闕上師順帝朝曾入山中採藥傳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呪科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釐之物安得煽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釐不敢取於人飲食衣服從何而得汝卽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除必爲國患叱左右斬之張昭

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
殺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
劍何異屠猪狗耳衆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
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令妻女入告吳國
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汝將
于先生下於縲綫此人多曾助軍招福醫護
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
術惑衆之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
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呵禁不能止此等人

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
策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
出急喚獄吏取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
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策使人看之旋
帶枷鎖而出策怒之盡殺獄吏仍將于吉扭
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
策曰汝皆讀書之人何不遵禮昔日南陽張
津爲漢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
常着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讀邪俗道書自稱

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祈雨以贖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衆皆保之獄中取出開了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卽沐浴更衣辭衆將曰吾求三尺甘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有靈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之于吉取

繩自縛曝於日中策使人曰若午時無雨卽焚死於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于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數萬人填塞通衢孫策於城樓上望之風起處西北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响亮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

蒲從午時下到未時雨有三尺于吉仰卧於柴棚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柴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衢見衆官皆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遇其便吾手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爲禍之端也掣寶劍令左右斬之衆官方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

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屍號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執與孫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而來孫策取劍斬之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見于吉於戶內來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于地衆人救入卧房昏迷不醒母吳夫人來視疾須臾甦醒說于吉之事母曰吾兒屈

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跟
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爲禍
之理今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懼哉母曰因
汝不信以致如此可作好事以讓之策曰吾
命在天妖人豈能爲禍也母親勸之不省自
令左右暗修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於
房內忽然陰風驟起將燈滅而復明燈影之
下見于吉立於牀前策倚牀頭仗劍擲之鏗
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

下汝爲陰鬼何敢近吾言畢于吉忽然不見
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强行以寬母
心母見孫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齋醮以禳
之策聞知乃見母曰兒自幼從父縱橫四方
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誚佞以事之
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
清濁耳稟其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爲神稟其
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爲鬼聖人尚云鬼神之
爲德也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

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
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
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輪至觀
道衆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士請策
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
成華蓋葦蓋上立于吉策思之急離殿宇下
廊廡行不到數步又見于吉立於面前策掣
從人所佩劍擲之一人中劍而倒衆人視之
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七竅內迸
流血而死策教扛出葬之比及出觀于吉
又當于觀門之前衆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
此卽妖人之所也坐於觀前隨喚武士五百
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於地策獨
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
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
衆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
起三萬人馬於城外屯札野寨夜宿中軍
令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遶帳而立是夜獨

見于吉坡髮而來策於帳前叱喝至曉如在
若醉次日慙歸城內又城門見于吉策不顧
而歸府母親因從者在白其事哭泣不已是
夜策見于吉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間母
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
取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
面色如此當何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
於鏡中策拍鏡大呼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
絕而死母令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

粉碎乃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
等諸將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
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覲成敗汝等皆相吾弟
乃取印綬與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舉江東
之衆決机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
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汝宜想父兄刑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
印綬策語母曰不孝男天年已盡不能奉慈
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

人慎勿輕怠母乃嚎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
立事當復何如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
然無失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
問周郎恨周郎不在左右不得囑付語也喚
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於孫權所使宗
族中有生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爲逆不得
入祖塋遷葬喚妻橋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
相分早晚汝妹人見可教囑付周郎在意輔
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

策回顧文武曰汝等善佐吾弟各全忠義之
名再語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覓於九泉
之下必不相見言囑訖時而亡年二十六歲
孫策既亡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
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帥非欲違父時
不得行也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而廢大
事况今姦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親戚顧禮
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張昭言罷
乃令孫權理會喪儀之事卽改易孫權之張

扶令上馬便出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乃頭
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刈琬入吳見孫家
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選然皆
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有
大貴之表又享壽高衆皆不及也時權既掌
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
已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我無憂矣周瑜
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
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拜於靈柩之前
三國志卷六

五四

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曰瑜豈
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
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
矣周瑜拜伏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
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
明公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
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以守
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須得高明遠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

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爲之瑜曰子布賢達之上將軍可以師傅之禮待之瑜爲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資懷韜略腹隱机謀主而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困穀米各三十斛見瑜言卽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

人刘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便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刘子揚曾召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刘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基以

協天時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違
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
遂同周瑜來見孫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
日不倦一日衆人皆散權留魯肅共飲同榻
抵足而卧至夜坐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
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政君旣惠何以
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欲尊事義帝而
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
也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
三國志卷六

五六

可復業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
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
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代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
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
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古云人皆
可以爲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爲耳權大喜披
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
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幃帳居處受用昔時周

瑜薦魯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
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春秋事母
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
權甚敬之拜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
曹操後却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
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
南何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旣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
操從其言卽封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

守就委張紘爲會稽都尉賈卽往江東孫權
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令與張昭同理政事旣
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荐一人合淝長此
人君上虞乃吳郡吳人也姓顧名雍字元嘆
乃漢中郎將蔡伯喈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
酒嚴厲正大權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自孫權
威震江東乃深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
說孫策已亡孫權領衆曹操封爲討虜將軍
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等處

人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恐曹操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投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都先說袁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候以待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衆官告免

三國志

卷六

五八

遂枷桎送獄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起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急戰北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此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体同罪紹前後續添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

連絡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也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机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北軍分一半來迎兩軍相會排成陣勢殺氣遮天征塵蔽日北軍中審配教撓琴手一萬人伏於兩翼弓箭手馬軍五千伏於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

軍中畫鼓三通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答話南軍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於天子之前請奏汝爲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欲反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董卓尚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

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
遼出馬張卻來迎二將於陣前鬪到四五十
合不分勝敗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忿怒揮刀
縱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輪贏
曹操陣內夏侯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
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看見曹軍來衝
陣叫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箭
手都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當望南急
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

三國志

卷六

六十

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言曰可撥兵
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邊築起土山令軍
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
口許昌可得矣紹從之於各寨內選調有力
軍人用鐵鍬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
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築三十餘里
廣潤傍有河後有山為之險要因此難行曹
操見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
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

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座上立高櫓分擬
一半弓弩手於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懼皆
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
蒙楯伏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吶喊而笑曹
操見軍慌亂請謀士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
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模樣連夜造發石車
數百乘分布營壻內正對土山雲梯候弓箭
手皆上放箭營內一齊拽動石車上上勢大
砲石飛空亂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無躲處弓

三國志卷六

箭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由
是北軍不敢登高壻審配又獻一計令軍
人用鐵

是北軍明不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
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造營內可掘
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
塹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多少軍力操守官渡
自八月起至九月終紹軍不退操軍馬疲乏

糧草缺少意欲棄官渡還許昌持疑未決乃
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
曰
奉承鈞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
將其衆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敗公以
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
之大机也且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
不能用伏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
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榮

三國志 卷六

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
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
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
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見盡竭忠誠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效勇力守之紹軍
約退二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
將史渙獲得北軍問其動靜答曰早晚大將
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

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
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
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
之攸曰只徐晃是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
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
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
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
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纔交史渙殺散人
夫放火燒糧草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

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望見西北上火起
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恐遣張卽高覽
去截大路徐晃燒了糧回正撞見張卽高覽
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
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
寨中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於寨外
結營爲犄角之勢却說袁紹敗兵救得些小
糧食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打爲
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

鳥巢乃屯糧草之處必須得重兵守之
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斛休
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机至重不
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
肅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審配辭
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雖元進騎
督韓莒子呂威璜趙敵等引二萬軍守鳥巢
屯糧之所淳于瓊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
士多畏之自至鳥巢以爲閒逸之地終日與

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差使往許
昌教荀彧任峻措辦糧食星夜解赴車前接
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北軍抄掠捉見
謀士許攸攸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爲人多傲
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攸在紹
處爲謀士逕取操書來見袁紹問有何事
攸曰曹操願起軍萬盡屯官渡與我軍相拒
許昌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而
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可擒也

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謀也紹不聽攸回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爲虜矣正勸紹舉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運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濫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已盡皆收下獄中鞠問俱皆招認明白紹大怒謂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策也汝曹阿瞞有舊想是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唆賺吾準耶本欲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叱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歎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何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緘直言久後必爲曹操之擒耳主與曹公有舊何不皆暗投明以避袁紹殺身之患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

曹操烏巢燒糧草

許攸被袁紹叱退蒲罔羞慙欲尋自盡左右
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引數
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拏住
攸叱之曰我是曹操故友快去報覆言南陽
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解衣歇息
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
履跣足出迎之遙見許攸撫掌大笑曰子遠
遠來吾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叙舊
情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
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
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
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
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
所疑願聞子遠破紹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
撥輕騎乘虛襲許昌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
袁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也
操下拜曰袁紹勢大不可當之願教我破紹

之策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相欺也趨步出幔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運至軍中糧斛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布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誑語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親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操失驚

三國志

卷六

六十七

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操大悅求計于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市烏巢離袁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爲將軍運輟使監支瓊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將奇也差使

宋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
軍自散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於寨中次日
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
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準備
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
許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
食不給難以久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
爾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留我軍乎吾亦
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軍乘

虛却取於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
彧賈詡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
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一軍伏於右以備不
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
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
離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星光滿天沮授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
朗列我欲覩象可引吾出沮授仰面觀之忽
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授大驚求見袁

紹是夜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見報紹喚
入問之授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
柳鬼之間流光射牛斗之分必有賊兵劫掠
於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速遣精壯
猛將於間道山路巡之免被曹操之策弄袁
紹叱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
耶大叱監者曰吾令汝禁固囚之輒敢放出
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換人捧沮授
去授出歎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
三國志卷六
六九
汚何處土地掩恨而去靜軒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讎
獨夫袁紹少机謀
烏巢糧盡根基救
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
將飲酒醉後卧於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
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過袁紹別寨兵
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此軍
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
兵過數處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並不阻

當比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束草軍士周
圍舉火大小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酒未
醒跳起便問爲何喧鬧早被撓鈎拖翻眭元
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
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
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向前殺死
者遍地火焰四起烟迷大空操勒兵討殺眭
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
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斷其手指縛於馬上

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袁紹聞軍士報說正比
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
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
軍郭圖曰張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
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
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臑
圍魏救燕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
操用兵多筭外出須內備以待不虞今若攻
操營不拔瓊等見擒吾屬皆爲虜矣烏巢一

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
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
高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
軍逕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
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下瓊下敗軍回寨
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
蔣奇軍問皆稱烏巢敗軍回歸後來的是南
軍軍漸過半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
措手不及張遼斬蔣奇於馬下兩軍會合盡
措手不及

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云蔣奇已自
殺散烏巢兵了袁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
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
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
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北及接應軍到曹操
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
路走脫敗軍還營袁紹收殘敗軍馬退歸營
寨淳于瓊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
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

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
回寨証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
見將軍兵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曰何爲出
此言也圖曰郃覽素有降曹之意去擊寨故
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
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
殺之使至高覽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未知
其意覽擊劍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者欲往
何之覽曰袁紹爲上不寬信聽讒言必爲曹

公擒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
此爲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
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
來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本有反心
亦變爲善矣遂開門接入郃覽卸投戈卸
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
言不致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自致身死今
二將軍來歸正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封張
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

郃字雋父河間鄭人也覽隴西人也操得張
郃待之甚厚袁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
之糧軍心惶、多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
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操許之當夜分
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
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
計於操可佯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
取酸枣去攻鄴都一路取黎陽斷袁紹歸路
以此言達知則袁紹驚惶必分動兵勢趨兵

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
四遠佯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
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都一路取黎陽去也紹
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都遣將辛
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
打聽知袁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
直衝紹營北軍變動俱無戰鬥之心東西不
能相顧紹軍大敗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
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于

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進起袁紹、意
渡河四下兵合至各、爭攻紹盡棄圖書車
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行軍八百餘騎而去
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勝數偽
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
溺水死者如薈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
皆休操大獲勝捷所得金寶段帛給賞軍士
於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
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

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
人乎盡皆焚之遂不再問亂軍中祖授不能
脫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授識教取過來相
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
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
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憐愛
速賜死爲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
慮也操厚待之次日授於營中盜馬欲歸袁
氏操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

忠義之士也傷悼終日操復進兵攻打冀州
來捉袁紹未知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建安四年
安五年庚辰歲其首



